

廊 桥 书 系



野性的规则

Rules of the Wild

[意] 弗朗西斯卡·马西阿诺 著

顾韶阳 译

本书全球销量上亿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廊 桥 书 系



野性的规则

〔意〕 弗朗西斯卡·马西阿诺 著
顾韶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2 - 0490

Francesca Marciano

Rules of the Wild

据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1998 版译出

Copyright © 1998 by Francesca Marciano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性的规则 / (意) 马西阿诺著; 顾韶阳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1

(廊桥书系)

ISBN 7-02-004288-0

I. 野… II. ①马…②顾… III. 长篇小说 - 意大利 - 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2455 号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王景林

野性的规则

Ye Xing De Gui Ze

〔意〕弗朗西斯卡·马西阿诺 著

顾韶阳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2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02-004288-0/I·3253

定价 18.00 元

出版说明

外国古典文学名著多如繁星,现当代文学作品更是浩如烟海。面对书店琳琅满目、铺天盖地的各种图书,许多人都会产生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了一些社内外专家,精心编选了这套“廊桥书系”,推荐给广大读者。

本书系以反映现当代外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欧美文学的现状、发展和成就为宗旨。其特点为:

一、选取代表欧美主流文学的获奖作品。

二、选取曾经受到和正在受到各国读者欢迎的现当代外国畅销书。

三、选取近一两年刚刚出版的国外有影响的重要作品,在第一时间介绍给我国读者。

本书系的命名,正是突出了书系的一个特点:可读性。希望这套书系能够受到各个层次的读者的喜爱。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12月

前 言

《野性的规则》是意大利纪录片制作人和编剧弗朗西斯卡·马西阿诺的处女作，它讲述了意大利姑娘埃斯米在非洲肯尼亚的生活和爱情经历。此书一经问世，就大获好评，跻身英国畅销书排行榜。

弗朗西斯卡·马西阿诺一九五七年生于意大利罗马。祖父是一名作家，曾创办多家文学刊物，赢得多项文学奖。他除了写小说和散文外，还替报纸撰写专栏文章，并大力扶持年轻作家和诗人。马西阿诺小时候，家里常是高朋满座，祖父和客人们热烈地讨论文学和艺术。耳濡目染在这样浓郁的文学氛围中，马西阿诺立志要像祖父那样，成为一名作家。

马西阿诺大学未毕业就只身前往纽约学习电影。学成后留在那儿替一家意大利电视台拍新闻片，又做制片人又当导演，渐渐地熟悉了拍电影的整个流程。但是，马西阿诺真正的兴趣不是报道真实的事件，而是讲述故事。于是，她利用业余时间专写电影剧本，初步尝到了写作的乐趣。她拍摄的多部纪录片曾在威尼斯和戛纳电影节参展，有的还曾获奖。

其中一部获奖纪录片的奖金是一张机票，马西阿诺决定用这张机票去一个从未去过的、特别的地方旅游，那地方就是非洲。她这一去就是十几年，现在就住在肯尼亚印度洋边上一幢与世隔绝的老房子里。在一篇自述里，马西阿诺是这样

描述自己的写作环境的：

“有时候我从书桌上抬起头来，意识到这几个月来我从未和别人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带着笔记本电脑，把它接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上，来到丛林，在帐篷里写作，头上繁星点点，耳畔动物的叫声不断。有时候，独自一人长时间在如此空旷的地方写作确实不易，但总的说来，这种感觉美妙极了。”

在这样原始而又浪漫的环境里写出的小说应该是很浪漫、很有异国情调的。确实，《野性的规则》有很多段落描写非洲的空旷和浩瀚之美；但作者的主旨绝不仅止于此，她所要揭示的是这种原始的魅力背后所隐藏着的严酷和无情。

这部小说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读。第一个层面是一个三角恋爱故事：埃斯米和亚当、亨特之间的感情纠葛。第二个层面是白人对非洲的体验，以及在非洲美与丑，善与恶的冲突。这两个层面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维系的纽带就是女主人公埃斯米。

埃斯米从小生活在纽约，母亲去世后，和父亲、弟弟回到了故乡意大利。父亲是一名享有国际声誉的诗人，热情似火，又愤世嫉俗，对埃斯米影响很深。父亲过世后，埃斯米的精神支柱倒塌了，迷失了自我，陷入了深深的黑暗中，只能从疯狂的做爱中寻求寄托。她的男友带她去非洲旅游，没想到她竟然留下不走了，因为非洲自然而原始的美唤醒了她久已麻木的心灵……在营地，埃斯米爱上了旅行社的经理亚当，他是在非洲出生、长大的白人，对非洲的自然之美十分着迷，熟悉那儿的山山水水，飞禽走兽。他就像人类的始祖那样生活在“伊

甸乐园”，期望更多的人来了解非洲，热爱非洲。他引导埃斯米领略了非洲的原始和质朴的美。虽然埃斯米和亚当是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但是埃斯米却被眼前这个迷人的男子深深地吸引，因为他为她开启了一扇认识非洲的大门，暂时忘却了那个给自己带来痛苦的父亲的世界。可是好景不长，亨特的出现把她刚刚营造的乐园打破了。亨特就像自己的名字^①所暗示的那样，对一切都抱有疑问，凡事都想弄个究竟。他是一名白人记者，母亲爱上了南非“黑人觉醒”运动的一名成员，受到白人和黑人的双重迫害，被迫离开南非回到欧洲。他采访过索马里和卢旺达的种族冲突，目睹了大屠杀的恐怖场面。家庭变故和战地采访使他对非洲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情，养成了愤世嫉俗的态度。埃斯米在亨特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既为他着迷，又害怕被他感染，因为他又把自己推回了那个她想逃避的世界。身陷在两个男人的感情漩涡里，埃斯米左右为难，深受煎熬。

埃斯米和亚当生活在一起，先是靠父亲的版税为生，后来这笔钱用完了，就只能依附于亚当。可是她的心却牵在四处奔波、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亨特身上，尝尽了相思之苦。她和亚当的关系一度有过转机，她怀上了亚当的孩子，畅想着做一回真正的女人，而不是像父亲所说的是一个“不会生育的女妖”。不幸的是，婴儿死在腹中。埃斯米觉得老是靠亚当为生不妥，就在内罗毕找了份工作，和亚当在一起的时间少了，亚当身边又有了别的女人；而亨特也受不了埃斯米犹犹豫豫，两头摇摆，去了阿富汗。埃斯米黯然地回到了罗马，那熟悉的文明之

^① 原文为 Hunter，意为“搜寻者”、“搜索者”。

都。亨特不期然地来到罗马，她心头重又燃起希望之光，不料亨特却告诉她自己已另有所爱，这不啻是晴天霹雳。痛定思痛后，她决定重返肯尼亚，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非洲。

马西阿诺在谈到自己写作这部小说的起因时说：

“我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试图揭示生活在非洲的白人和这块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十分独特，你必须不计后果地去爱它，但是无论你怎么努力，你都不可能成为它的一部分。你全身心地爱这块永远不能成为自己家园的地方，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我试图去描述这种既执著又患得患失的感情，就像是爱上了一个人。”

小说着力写了一群白人——记者、电影编剧、摄影师、画家、旅行社经理——在非洲的所见所感和对非洲的体验。他们对非洲的看法集中体现在亚当和亨特身上。亚当眼里的非洲是美丽的大自然——草原、丛林、飞禽、走兽。他为之陶醉，并以此为生。亨特眼里的非洲是凄惨的贫民窟和血腥的种族大屠杀。他想用自己的笔向世人展示真实的细节，并为此深感痛苦。埃斯米一开始借亚当的眼睛看到了非洲那原始的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美，可不久就被亨特自然主义的描绘和批驳所摧毁，陷入深深的恐惧和无望中。她开始寻找自己眼中的真实的非洲，试图去接近黑人，而不仅仅局限在狭窄的、游离于非洲之外的白人圈子里。小说里有一幕写亨特带埃斯米去内罗毕郊外的贫民窟采访。那是一个垃圾场，整日里烟雾弥漫，臭气熏天，黑人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无以为生，只得靠捡垃圾过活。埃斯米大为震惊，对非洲残酷的一面有了真切

的认识。

埃斯米的好朋友画家尼科尔向她揭示了非洲的美：“在非洲真正的美是毁灭的美，别的美都是不真实的、小资情调的、老掉牙的，是白人的谎言。”小说用浓彩重墨描写了种种死亡的景象：战地记者被残害，埃斯米的婴儿死于腹中，爱莉丝被车撞死，种族大屠杀。死亡是可怕的，但在非洲死亡又是家常便饭，人们对此已经麻木了。在非洲这样原始的蛮荒之地，人类赤裸裸地面对死亡，显得无助和无望，人性中的野蛮和阴暗显露无遗。亨特对此体会最深，把它上升到人性的高度。他向埃斯米描述种族大屠杀时说：

“杀人？他们用大砍刀把人活活砍死，或者是用满是钉子的大木棍把人打死。很显然，他们闯进一户人家，要杀死全家时，这家人会和他们讨价还价，付钱要求给自己来上一枪，死个痛快。那些胡图人嗜杀成性，他们常常二十人一群四处乱窜，浑身沾满血迹，见人就杀，弦绷得紧紧的，十分亢奋。你知道那些人的工作就是不分昼夜地屠杀那些赤手空拳保护自己生命的人。干这活儿得付出多大的体力啊，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你可以觉察到他们像是着了魔，但同时你又不得不感到一阵颤栗，惊叹嗜杀成性让他们有使不完的劲。

“可怕的是你意识到有人已经越过了界线……那条界线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告诫我们凡事要有限度。而这些人却冲破了那条界线，在那边大肆杀戮。那边是没有约束的，一旦进去了，就休想回头。

“这和是不是非洲人没有关系。而是基本人性的体现。只是我认为在非洲理智与疯狂之间的界线更薄弱，

更容易被捅破。”

这段一针见血、发人深省的评论是全书的主旨所在，深刻地揭示了在非洲这样原始的地方，人很容易越过文明的界线，变成嗜杀成性的野兽。埃斯米大为震惊。

受伤的埃斯米重返非洲，因为她认识到，在非洲只有甘愿受伤的人才能得到治愈。亚当也罢，亨特也罢，对她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她到非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爱什么人，而是要体验那种受伤后得到治愈的感觉，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升华。这一次埃斯米开始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非洲。小说开篇时，埃斯米眼里的非洲是二手的，像是一个巨大的跳蚤市场。可是当她最后和彼德在山顶喝咖啡赏日出时，她发觉非洲是全新的，飞鸟翱翔，浮云飘动，朝霞升起，一切都像是第一次见到。非洲依然是美丽的，我们和埃斯米一道期望人性也是美丽的。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周仲安、孙新华、顾丹柯、顾庆阳、姜紫君、薛紫薇、江姗的鼎力相助，在此深致谢意。

顾 韶 阳

二〇〇三年一月

“我那时候以为,如果你真想在非洲生活,就得看着这块大陆,对自己说,沿着这条路一直走,爱就在前头——你可要看仔细了,这就是你要到达的彼岸。

“要是我告诉你,爱如果不经受失败的考验,就毫无价值,你会明白我的意思。我那时候觉得爱就要爱得不顾一切,渐渐明白爱即使到头来一场空,也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要是你从未爱过,自豪也就无从谈起。”

黎安·马兰^①

《我这个背叛者的心》

^① 黎安·马兰,南非作家和记者。

第 一 部

亚 当

第一章

一只在布满岩石和沙子的原野上的跳蚤，
在每天第一缕朝霞中醒来，
会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夸大了的东西。
一年之后，它的确疯了。
现在，回首往事，
它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杰拉尔德·汉利^①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儿的的东西全都是二手货。

你从要离开这地方的人那儿买了一辆二手车，然后再卖给你的某位朋友。你搬进一所新居，这房子别人住着时你曾来过，出席过盛大的晚宴，喝得酩酊大醉；当你搬出去时，你的熟人又会搬进来。你和曾经跟自己所有朋友上过床的人做爱。

在你的生活中没一样东西是崭新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跳蚤市场，我们在这儿买进又卖出。你

^① 杰拉尔德·汉利(1916—1992)，英国小说家和游记作者。

初来乍到时,觉得一切是那么新鲜,周围的每个人都充满活力,全神贯注,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这儿的环境,它看起来是那么陌生,不可捉摸。你迫切想成为其中的一员,成为它的主人,来征服它,战胜它,竖起自己的大旗。你多希望这份疏远感从心头消失,似乎只要一摁按钮,你就觉得好像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熟悉这儿的每条街道、每家商店、每个技工、每种把戏,叫得出每头动物和每棵树的名字。你痛恨这种疏远感,希望自己像变色蜥蜴一样融入这个群体,永远被他们所接纳。别问你的过去,因为那已没有意义,你只关心将来。很显然,你狂热地想不付任何代价就能将过去一笔勾销。

现在是早晨七点,我等候在内罗毕肯雅塔机场的下机旅客大厅,刚抽完今天的第一支烟,很过瘾,可又憋得慌。

她搭乘的是英国航空公司的早班飞机。

她叫克莱尔,我从未见过她,只听说她金发、长腿、性感。她待会儿会找我。别人可能告诉她接她的人是一个黑发的神经兮兮的烟鬼,至少我今天看起来就是这副样子。

我恨克莱尔,她是我的情敌,尽管我们素未谋面。现在我却在这儿接她,欢迎她加入我们的大家庭——狒狒一族,我在行为举止上已经被这个群体同化了。我想这就是对我的惩罚。

她虽然从没来过这儿,却要在这儿长久住下去。她最终会学会这儿的生存规则,脱胎换骨,像我们大家一样。每个想在这儿立足的人都得如此。她要和我爱的那个男人一起生活,我没能抓住他;像我的其他财产一样,他从我手里溜走了,落到另一个买主的手里。

旅客们推着装满行李、嘎吱作响的手推车拥入了大厅。他们全都穿着滑稽的衣服,似乎只有这身装束才能配得上想象中自己在非洲度假时的身份,比如冒险家啦、白人猎手啦、浪漫的殖民主义者啦、冲浪健将啦。他们都想来这儿换换环境。

她略带恍惚地朝我走来。我注意到她双腿修长,金发扎成了辫子;皮肤有些苍白,似乎伦敦的雾气在她脸上还未褪尽。她穿着花哨的外套和厚厚的蓝色毛衫,看起来略显稚气。我向她挥了挥手,她顿时面露喜色。不错,她的确很漂亮。她毁了我的生活。这好像是在玩一种过时的抢椅子游戏^①,音乐一停,一个人屁股定在空中,无处着落。这回轮到我没处着落了。

我领着她的行李车出了机场,来到我那辆老爷越野车前。

“路途还愉快吧?”我试着用关切的口吻问道。

“嗯,是的。我睡得很熟,感觉好极了。”她闻了闻早晨的空气。“这么大清早来接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我跟亨特说自己可以叫出租。”

“别这么说。没有比刚到一个地方就不得不开始跟出租司机讨价还价更糟糕的了。我相信来机场接人很有必要,这是这里的一条规则。”

“那就多谢了。”她友好地笑了笑。“哇,你开这辆车?”

“当然。”我跳进去替她开了门,又给了搬运工一张十先令的纸票。“小心,这里堆满了东西,把它们扔到后座上去。”

克莱尔看到车里这么乱,有些不知所措。车厢地板上满

① 随乐声抢椅子游戏(椅子之数比游戏者少一,游戏者随乐声围着椅子绕圈走,乐声停止时未抢到椅子者淘汰,并减少一把椅子)。

是空啤酒瓶子、沾满泥的靴子，仪表板上放着大砍刀，还有蚊帐、脏袜子、生锈的扳手。

“我刚刚游猎回来，”我一边驾着车驶上大道，一边就事论事地说道。

“哦。”

她朝车窗外望去，灰暗的天幕低悬在合欢树上方。这就是她对非洲的最初印象。

“空气太好闻了，真香啊。”

她安静地坐了片刻，尽情地体味着，旅途的劳顿和满心的希冀交织在一起。她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我感到心里一阵痛楚，没想到会这么难受。这回我又高估了自己的力量。

“亨特跟你联系了吗？他还在乌干达吧？”我问道。其实我对他的行踪一清二楚，我还记了他旅馆的电话号码。

“是的。他可能下周回来，除非苏丹军队在边境惹麻烦。这样的话，他又得忙活了。”

她说得如此漫不经心，俨然一副新闻记者的腔调，似乎一场战争的爆发跟一家夜总会的开业没什么分别；只不过报道的东西不一样，大不了又是一篇两千字的稿件。

“希望别这样。”我的语气愈发关切了。“你肯定不想一个人孤孤单单在这儿待太长时间。”

“没关系。这里一切都那么新鲜，我不会觉得无聊。”她脸朝我，我感觉她在打量我。“他当初叫我来时我就知道他不可能长时间待在我身边。”她满不在乎地说道。

她很坚强，这点我已看出来了。金发白肤里隐藏着的是一颗坚强的心。她能得到她所需要的。

“你和亚当住在一起吧？”这回轮到她问我了。